



詩通大雅卷三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休徵羽徵編錄

文王

詩肯全。是欲儀刑文王。而揚文王之德。則第四章穆之。兩句盡之。通篇反覆唱歎。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而已。叮嚀鑒歎。無非揚以修德也。德修而萬邦作孚。則天命可常。而本支真可

百世矣。

首章是通詩冒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于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慢露出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昭字。不特贊新字。時者。景運肇登。方興而未艾也。朱註將陟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贊嘆語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如云爾看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着上帝之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出下章。疊。精神矣。陟降二字相連看。○疊。即勉。暗含下緝。照教止意。德不已。聞而不已。正

是文王德顯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所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我周。正指後之有天下者而言。惟錫子孫。而并及臣庶。乃見敷錫處。照沒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是隱。諷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儔。下文翼猶者是也。顯世要從輔佐。本支來。

世之不顯。一章。是凡周之士。兩句意也。不顯。指後人言。獸則。即指周士。當日言翼。勉敬。勉即疊。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之可美處。周禎政。根此翼獸說。其事則所云。既附先後奔走禦侮也。此節不重在文王得

人之盛。只是闡明周士之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亦兩事。下車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非所謂不敢斥王也。

穆、文王二句。方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眾體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亶亶。須以法天之德。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關竅。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集于周之天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楚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乃重在商。

侯服于周。句。接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舍商孫而舉殷士。諱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敏以應接之疾言。黼裳是殷周所同。得冠則止。是殷制。取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溪省。故呼蓋臣而動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機。顯然在目。可懼而不可恃。非止欲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念祖。念厥猷翼。之禩也。而意則指穆之敬止之祖。所謂聲東擊西。一棒打着兩家。聽者誰不心動。豈必說是詭辭以告王。之蓋臣四字。一一可味。無念。庶幾直。於。自。來。

六章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無念。氣脈。直攝。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王。之。盡。臣。兩。句。語。意。但。上。文。虛。含。自。修。此。乃。點。破。念。之。切。實。處。耳。修。德。只。在。敬。上。做。工。夫。註。中。兩。自。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臺。曰。緝。熙。心。法。天。付。之。為。命。人。受。之。為。德。實。一。理。耳。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曰。自。求。全。是。責。以。自。己。努。力。盡。得。情。有。乃。祖。若。祖。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其。子。孫。不。宜。至。此。矣。不。易。與。靡。常。相。應。

七章疊上言命不易保而緊承以保命之道只在法祖過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宣昭義聞德見修德配命技

功。臺。之。文。王。令。聞。不。已。是。箇。樣。子。有。虞。句。所。以。決。之。宣。昭。不。須。依。註。脚。又。度。字。般。之。所。以。廢。興。天。之。載。也。度。般。之。事。終。天。豈。有。舍。其。所。享。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大明

此詩陳戒本旨。全于首章揭出。下只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之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配以功業。應若影響。王與章首二句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基于文之

昭事。故序云文王有明德。天渡命武王。此意亦須識得。難忱。以天命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惟王承難忱。說曰天位則非若分茅胙土。無以握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者天使之也。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大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王季為君。在生文王後。須斟酌。三章正言文王之終。象心翼。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此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出此。與人歸。是直下相承事。德。

見聖德之感。非必即以受方國為受命也。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我能受之。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遠。末章我商之命來。蓋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胤不昌。何以承命。配不定。何以昌胤。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有子也。初載。冰初生。乃幼時耳。合由天作。家重。兩在字却輕。此章意脈。一氣直管到燮伐大商句。

視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辟則天矣。而太姒配以幽閑貞靜之德。辟則天之妹也。文定吉。祥三句。直遞下。言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

為梁以通之也。不顯其光，就以以聖德。成此嘉禮，自以發祥無窮。上說。

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比上更着力。周京不重王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子以命之耳。續女二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姁為之歸，故曰續。篤字全是從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持安全，右者啟思聖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變伐變字最重。變訓和其文，從三火，取和光之象。照章首明之字，及從照用介以緩萬邦意者，方得其解。順天命不足，以盡之。此三句正武王受赫之命，慶下兩章，不過發變伐大商。

句意耳。

矢于牧野，兼商周之歸說興，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

帝臨汝二句，正衆心興起之見。變者，武王誓師曰：高罪。

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

心，而人自贊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二心如顧名義，量衆。

寡慮，勝敗皆是。凡此等暴白心事語，多係詩人設為，歸衆。

之詞，非必實有此言。煌，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鷹揚，要見義氣激烈。直。

欲夷大難，以快人心意。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

不是武王繼之，除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故下會朝。

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挾四方的結果。與首章天位兩句。可以反照。

絲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詩提起篇首一句德比。次第疊下說下。而于太王為獨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也。初生誕生改相應瓜瓞之喻。是以盡之。以為民意作骨子。瓜瓞只渾之設喻發端。重在瓜之大。始于瓞。比周之盛。始于微。由文王上溯遷岐以及未遷時。真有絲之意象。不可依先小後大註脚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之微也。自王沮漆是太王以前事。對竄于戎狄時言。故曰

初生重密。謂密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密者陶復穴。是三件自民居言。正是沮漆間習俗如此。延至太王猶相仍而未改也。家室無居民言。包廟社宮室門制在內。

末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畧帶民從意。率西水泮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胥宇俱有跋履間闕。而一段畧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點肉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知作者用意之密。

周原膺之。胥宇來並為鳥頭。即是附子有毒。或云是

菜之羨者亦無可考。始造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爰謀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句。無承土地。美好之神。僉同說。來築室。包下四章在內。周官蕪民。掌共燠契。以待卜事。註契。灼龜之木。凡言迺者。繼事之詞也。慰止左右。是居民。疆理宣。故是授田。末二句。緊頂上說。慰者。慰其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之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故者。隨居而田。以服田業也。要見舊業。雖移而土。向如故。執事。執安卷之。在周字。而周于自己。未有宮室之前。尤見一

段。汲。為民。爰念。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過去。乃台。司室。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冒。未便指定。立廟。其。極。下方。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致衆。廢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只授以營建之規畫。亦有命。以先治其急急。其極。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板築。則東版。自下而上。如承載然。古之遷徙。載主而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雖只說廟字。而堂寢。階。穆。俱在其中矣。亦須知。引繩。縮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有堵。運。澁。築。墻。說起。猶此節之。不言。棟。度。築。測也。○。墮。土。之人。衆也。薨。土。之聲。衆也。登。土。謂。梓。聲。

之相應。馮氏謂牆聲之堅確。百堵皆興。謂既治非一室。而
群力一集。垣牆並舉也。興忘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蔡
鼓弗勝。有主鼓聲不能自主者。殊無振按周禮。地官鼓人
以藝役事。註云。藝者緩也。以凸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
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藝。所為節者。如
時可以食則擊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以止之也。今民自
勸工。故鼓聲節之不止。此句只就揀度築削之時見得。
卑門是官室之郭門。明宗在外。故曰卑。應門是官室之正
門。吾中應治。故曰應。戎醜收行。言他日有大事。欲動衆。則
舉宜祭于此。而後出也。門杜總要見規制。一新規模宏遠。

意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
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于此社。授以政書。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與王社有辨。
此前五章俱是脫西戎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阜生靈。
肇基王跡。政所謂自修之實。而聞所由起也。肆字繫象上
說。但不墮厥聞。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作棧
四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德
業在文之先。還須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纔無
漆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效順。國勢改觀。正由世德薰蒸。以

致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不顧衝突，故駭。凡人氣不得伸，則必張喙而息，故曰惟其喙矣。維字見不暇，為他謀是極形容其畏服之狀，與不矜愠相應。

虞為質成，闕文王德感最大，不須蒙昆夷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正，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蹶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也。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于前，輔君進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譽，不疾而速。若置郵之傳命，則為奔奏。敦未來而折其氣，突至而折其鋒，則為禦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

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

細玩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王之德。蓋此詩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湏推原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即如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知者，却云不要重四友，恐妨了文王地步，是何所見。

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羣小用事于外，妖艷盡惑于內，

成何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棧樸

通詩重咏文德。而所云濟。勉。原。不露出德之實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舊說將末二章作推原人所以歸。咏歌語脈。正不必然。不如作各開看。更有意味。

首章以薪樵二字。應左右二字。為興。薪用之今日。檀用之他日。根芘。來濟。與芘。相應。就容貌言。容貌即是盛德之容貌。不必推出德來。左右趨之。泛就臣民歸附言。左

右字。宜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趨附影子。不可便認趨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次章濟。亦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奉璋云者。辟王既執圭瓚以行。正裸。而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之。亞裸也。裁。就奉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莊。上看。宜者。宜此奉璋之職也。有與濟。相匹意。須知重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上。不重贊美髦士。

淫舟衆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于邁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追及與如不及。義同。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亦久。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也。若說入化則是上文人歸矣。但要知此是德盛自然。不十分着力。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五章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卽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就其德之不已處。自有以維係總理天下而收之統括中也。卽朱子所謂四方皆在線索內牽着便動。

旱麓

通詩只是反覆歌咏文王豈弟之德。有以受福不必為後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添出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久。正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德之以咏歌。文德為主。

旱麓無意于榛楛。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豈第二字合看。兼內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應致此和順之祥。是即干之以豈弟也。不必泥着干字。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註中必字。

詩經三卷
鳥飛戾天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寫與造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祀一也。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械樸作人不同。

清酒既載。章原與上開說。只緣無豈弟字。故傳曰。承上章耳。實則伏在下章。牲酒不重。當帶德說。如云。德與酒醴俱芳。牲牲並潔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看。下章言神勞。自平日言。

瑟彼章見神歆其德有素。不必待祭之日也。勞是眷顧。保愛。使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求福不回。與子祿豈弟。例看。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原不專主神說

思齊

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但不要太穿鑿。首章送母聖妃賢。說到文王本身上。蓋叙起法也。不重。

齊字媚字。並重。本齊為媚。乃不柔。而婦道盡。母道始。基之矣。妃賢重。嗣音上。微音。即思齊思媚之音。兼言百男。正以驗德之盛。亦原說到母道。○左氏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次章。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感神化人。則皆主德言。惠是平日所行。默順宗公之意。非祭時也。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憾。

言通三卷
之為怨。子孫愚騃不肖。先人痛惜之為恫。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無人不化意。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媿。即不能刑矣。字義還專屬寡妻。至則以薰染言也。御訓迎是相接之意。人方喁喁。下觀而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君以一國為家。故云家邦。

雖。在宮章。備美其德之純。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雙言肅雍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兩亦字上見。雖雖肅。是心體之發見者。益未發之體。渾然一極。和敬不分。發之則隨在各呈一極。宮當和則極于和。廟當敬則極

于敬也。不顯。是心境幽獨處。臨作天之監觀說。無射。是心幾融洽處。保以如有。恭存言。此四句總是純亦不已。末章所謂無斁也。下二章通根。此章說。

肆或疾章。不必推原到性。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總之。總妙于純。即純是其本體。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烈假。即指德之光輝盛大。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不諫。要看得活。蓋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圍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註引性與天合。單証此二句。而說詩者。并將上兩句牽合。益無為矣。

肆成人章。亦上說來。詞雖是言純德之作人。意實是因作

人之盛。益。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已成也。有造。纔務修德也。譽。即德造之譽。後。又以其有德有造也。無數。指雖四句言。無數。即所以成就人才。不可云惟德無數。則作人亦無數。又添出一層來。

皇矣

叙三王各以德為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相連看。每上章皆汎言。下方詳其事。首章求民之莫。一句。則是全詩綱領。○臨下有赫。還未說到福善禍淫。只在明上虛說。下面監字。究度顧字。俱舍在內。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个立君意了。維此八句。頂求民莫意說。夏商當活看。

不可分析。蓋此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只是大槩言夏商之失道耳。不獲。正是失其莫民之道。究是尋覓此人。度者。審擇其孰稱也。耆訓致當得字者。是上帝所欲得之。以安民者。反覆數語。總歸重在末二句。

作屏修平。是去其地而存其生。故關是去無用而存有用。須認註人物象盛。漸次開關意。非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荒岐精神。全見于其中。將柞棫拔矣。四句參看。則以下可直接串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王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

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自太伯王季
言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纘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
矣。因心則及。固是言平日愛兄出于天性自然。實亦是事。
後雅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及之形迹而已。
惟可受即受。乃是其心上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天顯之愛。
渾然流通。其友乃為因心耳。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
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
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是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

所謂修德。德不出安民外。受祿以繼先言。有四者以裕後
言。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而能制義理之宜也。正是全德所造
出。不與霸音對看。德無玷缺。則天下自無異議矣。度心霸
音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
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言其
君臨岐周時。為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
親我耳。靡悔。即無歉之意。德如文王。是何等光大。而只為
六者之德。昭在人。所以無可亦間也。悔字。反與到太王
心上。是字法之妙。孫子二字。不要拆開說。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便有告戒之意。故曰無然。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也。歆羨二字一意。有歆必有羨也。四字要看入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之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文王為方伯而密敢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曰篤曰對。正見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此章下八句。是方遣兵以過密。下章上七句。纔是進兵以侵密。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過。我入彼地而

之曰侵。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應上怒字看。可怒而怒。雖怒亦安。全本無畔援歆羨來。陵阿在高崗上。泉池在高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我字亦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即若屬之我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斟酌。只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邇之懷有所依。便是勿作朝覲。

版圖等語

不大四句。即是明德總一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聲者威聲。色者氣焰。夏者侈大。草者稟更不大不長。乃詩人圓活之詞。亦謂尚有此子存。只是不大。猶有根在。只是不長也。知讖正是大與長之根苗。與天理自然之則。衡者四不字。皆脊說下意。自融貫不須牽合。亦不必注注。仇方要者。得大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以諧已。故仇之。其罪于天。禍謂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為崇。民而其若若肯自新。亦在赦例矣。無悔謂人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

第言必攻也。仇。尚負固也。伐是聲其罪。肆則縱兵以伐之。絕是珍其祀。忽則并國而滅之也。即其上也。忽為之忽。四方指兄弟之國言。

靈臺

此詩要認詩人叙述民樂語法。民樂意在贊歎。上見如曰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物。於倫。於樂。皆躍然樂見乎詞。却不須見出樂字。

首章是一氣說話。攻以庶民。上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亟了。勿亟戒于經營時。而子來。即在不日內。非申說上文也。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

是設表以正位。子來下須補改成二字。方是。兩王在字重者。有幸。王亦有暇時之意。攸伏濯。上駕。上於物等光景俱就。民模寫出來。

植木為虞。橫者為栒。加板于栒曰葉。而葉上刻畫其采色。縱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至貴。鼓雖鏞則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於倫二句。一串看。於樂言。作樂于辟靡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可樂也。

疊上於倫二句。雖以起下。實有味。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後奏必自鼓始。故聞達。上而知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矇。取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

見幸其未艾意

下武

上四章言武王繼先而有天下。由于能繼先德。末二章言後世能如武王之繼先德。則可以常有天下。又述繼先。上看出裕。後來總之以世德作求。二句為主。武王以戎衣績。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質之于心。實無分毫與前人繆戾。故詩人反覆剖破。即中庸達孝之旨。

首章是下三章引子。下字之義。照在天自見。卓就武王身上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已含世德。既京不止言總位。要見益大其緒意。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居

諸侯來朝，則率土君公，皆周屏翰，故曰有佐。此兩節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

此詩通重歸民意。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文之作豐，恁地忙迫。武之作鎬，恁地慎重。無非為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說。

通求二句，一氣不斲，以文王之心言求寧虛，就欲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也。觀厥成，正急于求寧心事。此便含容民蓄衆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武功即指伐崇說，為作邑章本。

作邑，正所以安民。

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體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棘欲只為武功甫定，土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已欲耳。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正是也。追是追而及之之意，不須依註下來致兩字。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不就作豐之民說。王公安民之功也。功之濯，即首章聲之駿意。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王公所以著明于天下也。四方二句，亦根此來。攸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鰥寡賴以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意。

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循水道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收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倚賴意。維辟便稟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淺豐邑所能容。○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當另講。辟靡乃宅鎬中一事，特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所謂講學行禮，則又辟靡中實事也。四自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武王之教化也。思字重見，其為心服。

考卜章，德見武王遷鎬之不苟，首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決定鎬之謀，而龜龜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在

考卜上，蓋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如此。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發，出武王之心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孫字包得遠翼子，則指成王。

生民

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異其生，天啟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篇中有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厥初生民句，所以喚起時惟后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源也。裡祀串說，却謀是求嗣之

祭註引帶弓衣執弓矢正取生男之祥歆震風是三時歆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之後鳳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介止即郊媒之地載生二句猶言自是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相應毛傳以乙鳥降為郊媒之候履帝或為泄高辛之行嚴氏以敏歆為感動之速語皆近理姑識之不拆副即是無灾害止所謂知遠總形容得一个易字上帝二句打轉上裡紀求子意來曰寧曰康德見上帝安享其祭耳居然訓徒然只是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入道此詩入即既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源時則

直以為怪異耳
騷字以身遮庇有字愛心也會代平林伐木者適至而不果實也覆翼以全稷也去之使人得以收穫也覃訐亦見氣體之異
此是容貌之矐格義是神采之峻發口食又在匍匐後稍長之時執字貫下四件木後成行列也此五句全要識得事出於無心天呈于有意不離童穉之好已具參贊之功○穡是天下生人之穡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穡也有相之道是于天地生成所不及有裁成輔相的道理管下七句第豐草正以種黃茂也方是尊中之生意而前苞是甲內

所肇之祀也。有無窮之意。末章正就當日郊祭配以后稷言。亦微帶紹其祭統得舉此大祭之意。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祖德上。無罪悔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而不獲戾也。迄今猶然所以後又格天之速。此正見稷之無忝于配天。

竹筥

首章原設燕之自。下言燕禮之周行射頌禱皆燕中事。全以戒兄弟第二句為主。以行筥本有生意。但懼其害。與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成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

已也。就父兄耆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通一正一反。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此。二或字宜玩。正是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

鋪陳物品曰筵。筵籍曰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禮所為更僕。主獻賓酌。主洗爵。賓酌。學禮之次也。洗爵以示不褻。奠筯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筯。互文耳。脾臑是嘉殺中之二物。舉以例餘也。凡歌必扣絃以和之。故曰北于琴瑟。歌嘏亦是舉二者以談衆音。

上都要點祭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後。獻酢沾旅酢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祫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為浸寢之奏。四鏃既均。泛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菟飲也。四鏃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內。又序其敬與否。以論德。飲也。兩序賓皆是一射間事。意只重在勸賓以飲。不重德。菟上。註播三挾一。謂播三矢于帶內。而挾一矢以射也。悔是矜己之長。愧人之短。中者往。有之。故以序賓。○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跪捧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悔。記所謂皆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

者。浮是也。須知古人真愛正。在常防其失儀。曾孫章只是願其壽。而能修德以享之。更無兩層。曰曾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親也。酌。吳。斗。際。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引以知言。翼以行言。要見相與意。蓋恐人老則知易昏。行易惰。故勉以交修。如此。壽祺。壽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收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醉

通詩以令終二字為主。祝頌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微諸尸告其實。意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祚胤。萬年令終。即

永錫祚胤也

兩層

首二章醉酒二句須會前篇意發之。父老雖不以燕飲為
恩。而一燕中應懃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通浚世
而言也。不作一已下文令終。正是萬年意。景自福之亨嘉
和順言之。昭明自其光明。盛大言之。昭明即景福之氣象
也。照浚祚胤。景福昭明。是人主所已有。直欲進之于
萬年耳。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延之萬年。便是令終。現今
有此。便是有祚。始善則萬年可知矣。嘉告在前面祭時。此
引以証已意。嘉字正打着令字。

靜嘉自邇。豆中所薦之品物。言攝佐者言相。檢束以助祭
也。攝以威儀。以臣言威儀。祀時以君言禮。有先浚節。次如
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祀時不
匱者。誠心終始如一也。合之是君臣一敬。父子一敬。祝為
嗣子奠酒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酌告成之
後。其誠易竭。不匱為難。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
相類。合下祚胤意。永錫則合萬年意。
室家之壺。雖只以所居之地。深遠嚴肅言。然脩玄默而迓
天休。實不外此。祚胤是已然事。重在永錫。
七章首句承胤。而下實言錫祚。以胤非祚無所藉也。八章

子孫意申重。只是常保常在常命耳。下文穆。四句威儀。四句猶此。所謂令德受福。四句及燕。臣墜民猶此。所謂宜民人而受天祿也。而天之申重于王。即在其中。千億不止。就一世言。敬者德之聚。則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美者德之充。則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不愆不作。聰明也。不忘常思。繼述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赦。不愆忘。自能率由矣。此正是宜君宜王實事。下二章則專就宜王而言。

威儀德音。俱本德說。抑。有隱顯一致意。秩。有終始不渝意。怨。思是人主與群臣相尤之私意。必念橫于中。則賢

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無此意。自能率由羣臣。受福際連。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在維係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之綱。繫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綱既張。則目自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及。正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是以無事慶事。非全不修職業。媚愛全見于不解二句。除却頌治。別無慶效。忠不解。是無逸之心法。民之攸墜。謂民之所以墜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說。此二章。總完得宜王二字。

篤公劉

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其始。迺理以下總其終。通以厚民為主。而思緝用光句。是一篇骨子。止基乃理。則其中血脈。首章說公劉之厚民。全在思緝兩字。當其在戎狄中。民之瘠殘驚擾。曾無寧日。安所得輯。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匪居匪康。意正為此。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場疆率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徵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浚場。疆出裹糧。又澆積倉出輯和入民。正不以光顯國家也。此意點在啟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實則懷之于心久矣。爰方字。字最可味。蓋不如此富足不敢輕行也。

二章言相國都之大勢。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宣。皆公劉相土。而見澆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邠斯館之時也。固可見人情之相安。亦可見邑居之不容緩。陟則二句。正所謂胥原。既澆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何等跋屨之勞。澆字宜玩。佩則玉瑤劍。則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土時所帶者。不重文事武備意。○此章陟嶽降原。只大槩攬形勢以定都。下章述彼四句。則既得所居之地。而度其可以營邑居者。

溥原在百泉之側。逝百泉者，遍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勢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崗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察立之地勢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慶、四、頃以安身待賓，教令議政事分看。通就公劉當時營度規模說。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兼同姓異姓言，曹者群牧之所，宰者曹之一處飲之食之，有權然款洽意。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只是一燕之間，而公劉以一身為羣臣之主耳。四之字皆指臣言。

東西為溥，南北為長。既景三向，總是辨土，軍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税法，所以足食。皆蒙土田說。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者則為羨。公劉遷邠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軍。末章通理前遷邠事，正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脈。涉渭為

欲取材以作宮室也。為亂所以涉涓，鋸以制器，屬以磨器，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迺理第四章事。爰衆爰有渾，永定若授田來夾其皇，澗二句正是爰衆而包有在其中。夾澗兩面對而居也。遡澗一面相連而居也。此猶在既溥既長中。芮鞠之即則度其夕陽矣。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澗，水之外曰鞠。

澗酌

戒王之意，德欲有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蓋民本以君為父母，以下為歸為息，但非有是德民何所賴。此是歲規本意而說出却似褒美。

興取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澗酌彼茲四字宜玩。正照君民之懸隔，惟賴君之樂易，乃有箇近下愛民的意思。民之休戚得以相通，宛如父母。此全以德言，不必泥強教誅。安註脚為民父母，重在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為父母，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收堅賴以安息也。

卷阿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賡歌語氣發之。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以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

人原有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夫青與篇末遂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云以欲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己憂盛危明等語。泮渙二句。根上游歌來。要見天下昇平氣象。泮渙是逍遙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感之。休非休息也。泮渙之游。即是優游。優游即是休。一聯下。總形容心融神適一段閒散自如的光景。彌爾性不是壽

考亦不止是終生有保其天。和意思。宜暗照修德看。各章此句俱緊屬下句說。首只是終似先王首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

飯章者。歲向要荒。倬然分明。無或侵凌紊亂也。孔厚即承此說。是基圖不拔意。此中就主百神意了。主非徒為祭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看爾字。可見第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

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俾爾彌性一句。所謂
俾爾彌性者。得資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復以賢之當用
告之。

馮翼孝德俱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得無所不備。且
以待用意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
字。即後所謂使且命也。為則以德言。

顯二章。直從德說起。不復纏用賢。蓋即以足上章意也。顯
印二句。亦蒙上為則來。顯印是德之外形。如圭璋是德之
內蘊。令聞德之音也。令望德之隅也。一人建極而天下歸
之。正如衆紀之統于一綱。

鳳凰于飛兩章。承上言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
效忠之思。取興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
快觀也。吉士吉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曰
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來。言賢之可用者無限。
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媚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
為綱也。媚庶人者。固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
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伊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廷頌
奮翼。五光倫舉。箋云。成王時。遠有鳳凰至。

詩道卷六 大雅 三

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朝陽。各二句俱作一句讀。高岡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疊上言生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感，名自見，不須下轉，取喻兼美，全在志上。與下章各開說，批作興意無謂。○車庶且多，見不獨可供宸遊也。馬閑且馳，見不獨可備法駕也。待賢意未嘗明言，而隱以自見，故傳着其意。若曰：句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說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矣。詩以全詩言不多字，維字，下最堪玩味。言我所矢之音，有幾何語。

特為王之來歌，因此而遂歌之。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蓋欲王自得於意言之表。

民勞

此詩以相戒安民為主。而關鍵在去小人。蓋小人乃無良之人。其言憐嗷，其惡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醜惡。先用詭隨悅君以盜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故各章俱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各無縱四句，一氣直下。末二句節，不同。俱與各節首四句相照。有反覆丁寧之意。

民勞，兼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之，亦字正無治可字。緊相呼應。京師處諸夏之中，故曰中國。惠中國，綏四方。

勿泥先後意。蓋為治次第自然如此。箋曰。王受京師之入。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此解宋切當時事勢。無縱者見必退。必遠。不使得處君側之意。所謂無良之強寇。虐之過。只是一無推而已。柔是寬而撫之。能如相能之能。是馴而習之也。能通。即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王室之定。不外乎此。

書言柔遠能通。而曰難壬入。詩曰柔遠能通。而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述通中國及四方之民。說懽恠。是巧言利口。熒惑主聽之意。

爾勞。泛就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黨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一輩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棄爾勞也。總之此二句是誘掖之詞。罔極有給惡不悛意。作惡播惡于衆也。敬慎二句。直是以去小人的把柄全屬之自身。蓋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儀不慎。則君子先望而去之耳。

憂泄民憂。盡寬解也。正道以紀綱法度言。以一身之恭。闕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正反尤甚于正敗。止于殘廢。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玉女。見女當自玉也。

校

此詩為刻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大率重在安民上。言天正惕其為民也。出語為猶。是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本。

首章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文皆根此而闡發之。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蓋天心以安民為常也。出語所以宣其猶。下章所謂辭也。為猶實出語之主。靡聖二句。正

不然不遠的病根。凡人心知有聖人。猶依傍名教以行。而不敢盡悖。今其心自以為是。而任意為之。何依據之有。故曰管子不實于亶。連自己歎為的念頭。亦全是虛偽也。此四句一步進步。猶之未遠。又通繳上四句來。言其未嘗深思遠慮。故天喪民病若此。而尚以靡聖靡實之心。致不然不遠之失也。上猶字是謀畫。此歎字又在話歎上一層。同列病痛。不出此章。下辭輯辭。憚不然之反也。爾用憂謹不遠之微也。置躄。靡聖之狀也。為夸為毗。不亶之形也。才諫直管到底。難者艱難而不易。屢蹶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

言三卷
九
按就民之不洽不莫上見。憲是欣喜而不知憂。泄是
怠緩而不知急。辭非謂號令乃是朝臣。僉謀閔切廟謨。國
計而下民。係以林戚者。輯訓和謂。調劑豚而不拂。與情。憚
訓說。謂權愛多而可通衆志。此全是为歆念。頭藹然。知有
民不知有已。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合。擾者以定也。
四矣。字皆下。直接上。而無然語。豚蓋謂當此天難天歟。時
只有此一着。冰謂遂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及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
靡聖管。不實于直情狀。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
之以見我謀之當聽也。

灌是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即上我即爾謀也。
驕了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以驕了當灌了。使老成深慮全
沒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數之。自矜以罔
人曰夸。雷同以附和曰毗。此等驕矜卑諂意態。即是威儀
之迷亂。而善人見他如此。安所渡。矢其謀。直如尸之無言
而已。夫今之民。怎樣困苦。有人焉。葵度其所以然。庶猶可
洽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也。
咨嗟。而竟孰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
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纔繳得我言。維服兩

句意

牖民章。承上民之慈然而言。導民惟所自立。又本次章詞。輯四句而深言之。天之牖民。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則混。混說。填荒以楫相應。圭璋以形相合。取携無益。求之即得。而未嘗費于已。以益之。皆是易之形似。多辟困極之後。流。而放僻邪侈也。不然不速。是復立邪僻以導之。○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暗故牖以通明。○疏。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

藩在垣牆之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籬之內。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以隔內外。所以為蔽也。翰當牆兩邊。以障土。所

以為幹也。大人德望之重。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故曰。惟藩。大師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行。伍軍師。故曰。維垣。大邦世守封疆。奠居方岳。故曰。維屏。大宗勳閭之舊。枝葉之蕃。足以聯合衆心。故曰。維翰。懷德只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曰。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心。脅而禦外侮。故曰。維城。體雖六開。意重懷德。無俾城壞。全本懷德來德。是立辟之反。敬字不必深求。只反前憲。泄。謔。者。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不敬也。敬不徒是虛念。有實求。所以安民而回天意。及爾云者。言一出入動息而天必

與俱也。章首從天寔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蕩序曰蕩召穰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

蕩上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

此詩嗟嘆之神。結在殷監不遠二句。而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沉涵包然。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處。而詩人嗟嘆為任小人居多。

章首四句說天。即是說王疾威二字。酷肖拾剋疆禦魚然之狀。多辟即指疾威。並未嘗怨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二命字俱就人所受于天言。其命匪謫。喚下鮮克句。惟

多辟方後
後而無結
先道樂字

人之善道不克終。故天之付與亦似不可信也。若得盡如其初。則天何常不可信。

脊下四句是絕怪歎之詞。上二句曾言何乃有是人。下

二句曾言言何乃用是人也。拾克者。拾擊民而勝之。取其

財也。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拾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謂居公

卿百執事之位。在服謂任公卿百執事之事。惰德即指疆

禦。拾克女興是力者。好暴多欲。實為此輩之侶也。

義類是愛養斯民之人。多懟寇攘。俱頂強禦看。諛得拾剋

流言。是此輩所倡為害民之言。而辨博足以濟之者。曰用

以應對。亦見王聽信意。作呪就王身上言。蓋民不堪命而

怨君之用此人也。

魚然二句承上章說王說魚然是極形容其氣勢威聲如虎狼之狀也。歛怨即上咀呪不明四句只一意而重言之。蓋主德昏昧非特無知人之明亦無以為取人之則。故國至空虛無人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天不二字直貫下去言天未嘗使汝昏于任人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見得字汝自沉湎以致為人迷惑若此。既憊二句是以酒酒而失儀式。說二句是以酒酒而失言。此四句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靡明靡晦與俾畫作夜一

意各根上句說。

如禱鳴言不靜也。如沸羹言不寧也。蓋國家氣象人情頹促騷動如此。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喪德狠奸所致。而王尚不悛則無可挽之理矣。末二句只是申上文以明必喪之意。西京賦云巨靈夔夔以流河曲則夔者怒而自作氣之貌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不用舊蕙蕙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考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摠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析之。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

動入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木撥而終不顛沛者乎。

抑

此詩前八章俱是設為人命已修德之言。而恐自己把作空言放過。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則德修而治人在其中矣。凡如謨命言語。寢興洒掃之類。俱是即修為治工夫。而首以威儀為德隅。終于以不愆于儀為臧嘉。則慎儀尤德之實証處也。聽言緊關只在靡盈兩字。

抑之是自然縝密如此。非如下文敬慎着在工夫一邊。曰德之隅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角。有稜也。哲愚則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懵懂人。亦有言兩句。未必真有此言。只是痛恨其無儀。而後為之詞耳。疾字。疾字俱下。得刻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

無競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盡來覺者。廓然直大之謂。本自修來。道與德原非二。有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訂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即人道。競德行。

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謨，即是猷。命，即是告。謨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與時義各相成。訐與定，遠與辰，字各相應。維民之則，重在上，可為法上。

興訓尚幾曰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于政，即顛覆厥德。正與上文訐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即迷亂顛覆之病根也。汝惟湛樂，湛即盪。此句明刑指上訐謨等意。是即先王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弗念罔敷，皆從上句一直遞下。蓋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義。

肆字承上昏迷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如彼二句以國勢言。夙興七句是不泄通。不忘遠之意。正上所謂訐謨遠猷。寢與灑掃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莫作細者。維民之章重在我示法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戒二句相承說戒之。即所以遏之也。

質爾人民二句與上章各開說質。無成與定兩義成。即所以定也。其事不離教養侯度。凡制自王朝頒于侯國者皆是質之。謹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戒不虞非無虞也。直是常防其離叛。祈免于禍。謹之意。慎出語敬威儀。正所謂出

乎身加乎民。教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應偏主修己說。柔者粗暴之友，嘉者悻厲之友。總承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抽出謹言一節以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復救之意。

無易由言章，終慎爾出語之意。無易緊根站字來，警與耐通無言不讐就好邊說。此二句總定言感應報施必然之理，以引起下四句惠順也。是以順理而順于人心之意，兼朋友庶民言止，所謂柔嘉之言也。緘謂言為世法承者，遵奉而不敢違也，以得民善浚平者。

及君子章，雖不專主敬儀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體微密工夫上。頌之輯柔，可以不媿君子，而又曰不造有愆，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媿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屋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地言，而不愧則以心之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顯莫覩，即未免生厭射，即媿于屋漏矣。

總看此四章，則白圭之站合無易由言節，從慎爾出語一句來，視爾友君子合下節，通從敬爾威儀一句來，子孫二句及下鮮不為則，皆歆以謹言慎儀之效。

辟爾章是總括上文，而勸諭以必應修德之詞。臧嘉總是

至精至密。無一事不盡善盡美。不必分析。二俾字。正。依着。上文工夫。使之然也。止與儀。亦無大別。淋慎不愆。一正一反。以微雅德之隅意。少踰于理。便是借。少害于理。便是賊。不借賊。纔是戒嘉地位。鮮不為別。德收住。辟爾為德。一句氣脉。遙應第二章維民之別句。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必然之理。不作喻說。彼童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反言以決其應也。實紅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木剛則折。惟柔軟乃可以為弓。人濁則損。惟溫恭乃可以進德。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而純是一團和順之象也。基如基址之基。且渾。說所以基德尚在其惟哲人三

句內。明由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言之善。即是德。順德之行。者。順所告之言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溫恭上體貼出來。愚人反以為不守全為不順。故耳。哲愚二字。與首章相應。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隅。謂借之愚人。則所以成愚人之疾也。人各有心。是重嘆愚人之遠于哲人。不是推原于心之相遠。

未知臧否。猶未便是愚告之詳耳。切而猶然不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為自負善。哲一念失之于盈。所以迄絕于而不知也。將望成于何日。靡盬則如前所云。溫恭。即哲。即順德之行矣。豈不早知而早成乎。民字若泛言。實指武

公說此章文義。只是將前章向來番轉。打到武公身上。昊天孔昭。還應上皇天。弗尚言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此托為誦詩者之言。夢。是不知為善去惡也。慘。者憂其及禍。亦幸既老。言汝已忽然老大矣。知待何時。舊止。即修德內事。以其為先王之朋刑。故曰舊。聽用。即敷求共執之意。太悔。即下天方二句。取辟。即喪國之辭。之不遠。即天之不忒。蓋觀天所福。即是國所以興。觀天所禍。即是國所以喪。何速之有。正打轉昊天孔昭。

桑柔

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

不殄心憂。之不已也。填滿也。積也。是悲悶積滿于中之意。我矜。不但說自己。實望其憫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矜。備在下三章。

四牡騤。二句。總見征役之不息。有耳聞目擊。無非厭苦之意。亂生。正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諸侯也。民。有姓也。燼者。遭禍而喪也。如火滅而燼也。國。決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

目蹙乎。

國步茂資四句。一連說國將殄滅。嗟哉可懼。恰似天欲困
苦我民。使我君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也。君子實維
四句。重在下二句。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
人忍心胥譖。正所謂競君子安得有此。不須照後世黨禍
主說。屬階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而曰誰者。婉詞也。○
儀禮疑立註云。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
姑定也。梗水。上浮木。壅水之斷梗也。箋解靡所二句。言我
從兵後。無有止息。今渡云行。當何之往也。亦自悽然。
土字。征後者之家鄉也。自西徂東者。周在西而出征。乃在

東也。觀瘠。謂有饑渴勞動之苦。孔棘。謂有鋒鏑死之憂。
正見土字之念不能自已。○此上三章俱作從征者口氣。
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
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為謀為毖。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慎于謀。而造以長。亮國
且日削。告以當憂。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是簡賢黜
不肖。使稱其爵之意。重在擇相上。誰能四句。言必用賢
方可以止亂。若不用賢。則有日亂日削。以至于亡而已矣。
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如彼朔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逆風而行。則

氣喑而不得舒，憂心抑鬱，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賢之在野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之意。世亂已極，欲忠莫救，故曰不遠使之者，王使然也。穡稼可以代食，故曰惟寶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者，寶字以貴賤相形。好字以安危相形，盡于註能勞無患一語。厲王未滅，而曰滅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引起下二句，稼穡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具字卒字可見。具贅則無復有地，可以自安。卒荒則無復有人，得以自給也。無力念天禍，固謂天禍之多，亦是困極與死為隣。雖欲念而不能之意。

上章所言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君用人之公，較庸君後智之弊，重在下段。秉心二句，提秉心直貫下，秉其虛衷，以周編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處。正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自獨俾臧，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上之人顛倒是非，使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發憤，故曰率狂。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下文用小人根本。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講，蓋及興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不相信乃講，故註訓不信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講說，蓋進既忌其進而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其退而搆之，使不

得脫身。豈不進退兩難。谷山谷也。室礎之意。進退二字。宜合看。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者。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讒佞。在朝耳。
聖曰。通明之稱。瞻言猶云。據所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之。百里極言其遠。謂未形之禍。幾亦了然也。狂喜正是全不見禍。幾之伏。匪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此二句。正為瞻言百里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只無柰畏忌。此用事之愚人何耳。此章之舉聖愚。正如小旻言。或聖或否。不是以聖形愚。註中我字。不須泥。
良人不用。而用忍心。真所謂自有肺腸。貪亂以亂為貪也。

猶所云貪天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趨避之路。乃反貪其亂。安為之也。亦與上俾民卒狂相應。

以風行有道。與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入原易辨。而王自不辨。致棄彼而用此也。作為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式字對以字看。式殺用善道也。是行也。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則隱暗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于事。豈不逕庭哉。允如所謂忍貪罔極。善背善譽。皆中垢之行也。

以大風之有隊。反與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既非君子路上人。安得不敗善類。則對謂將此貪人之不可

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語。如酒醉然。幾于悖
賤矣。而實因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匪用其良。是通語居
要語。結上誨爾存爵之意。○此下三章皆托為告僚友之
詞。蓋斥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

嗟爾朋友。指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申明首二句意。言
我之作此詩。如憂國運。悲入窮始。原此禍之階。繼則止亂
之術。即不盡中于理。未必無一言中者。蔭女言其可以易
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存則小人亦托在覆庇之中。豈不
是蔭女。

末兩章是據小人之揣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同極

回適未戾。各開說。小人反覆。則民同極。小人用力于邪僻。
則民回適。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定之期。摠見民
之禍無一不由小人者。為民不利。帶善背向者。涼曰不可
者。謂與君子約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始既非小人。既又
毀君子。正見他為盜虞。非予單指善惡言。

雲漢

全詩重為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首二句乃詩人之詞。以
下皆宣王口氣。

倬彼雲漢。二句提個旱字。為各章早晚太甚張本。天將雨。
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

民之真切處。饑饉即是喪亂。靡神不舉。是求廢祀而修之也。正周禮所謂索鬼神為荒政之一。牲與玉皆荐之神者。如東西牲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騂牲。玉用赤璋玄璜。是也。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正因祀之獨舉。故然。寧莫我聽。言不知天何故而竟莫之聽。隱然有引罪號呼意在。

蓋者。陽氣之蓄積。陰者。陽氣之驕亢。蟲。是以氣熏。爻不辭之狀。不殄者。言以次舉祀。相繼不絕。自郊祖宮。該社在其中。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真是方祭而置之於地。瘞是祭畢而埋之於土。凡牲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

之。凡此皆修大祀。故曰宗。不克者。以後稷雖親。而力或不能及也。不臨者。以上帝雖能救。而感格難也。寧丁我躬。言何其不先不後。適當我身。而有是災耶。意者以致之也。一不可推根廢祀。大祀並脩。而不一應來。如霆如雷。形容兢兢業業之狀也。先祖于摧。言身滅則宗祀亦將滅矣。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祀。如之何不畏。此所以兢兢業業如雷霆。不可沮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猶應。瓊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之意。此句只懸虛說。以起下。皆承此說去。群公二句。特以引起下文。重在望親上。群公先正。即首章所舉者。父母

先福及下。吳天上帝。即二章所云宗者。玩一忍字。分明見
望以恩之意。胡寧是哀詞。不是怨詞。

山川已為焦土。旱魃方且為虐。是一套語。非謂滌。由魃
之為虐也。憚暑而不能救。所以心之憂。如火之薰灼。不聞
不聞我之憂也。寧俾我遯。以災之無可避。說使果得遯逃
而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災為之澹耳。此寧字。作那得
字看。

龜勉畏去。象上寧俾我遯來。言吾係天下之重。責無所委。
去將何之。故龜勉畏懼。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總是自反
之詞。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允風也。稼方

登而即祭四方。農始畢而即祭土神。不莫也。一祈一報。無
不盡禮。即是敬共。宜無二字。打轉。憐不知其故。○註天宗
日月星辰也。

散無友紀。以倉皇救旱。而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鞠是精
神之竭。疾是形容之瘁。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鞠哉
疾哉。下則平叙職名。而以靡入二句。總之。註不秣。不以粟
食馬也。弛其兵者。廢弛其所掌之兵也。徹膳者。進膳不供
太牢也。左右布而不脩者。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脩其
職也。此正所謂無友紀。未盡周字之義。周是下文所謂昭
假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憂之。而有所聊賴也。

有疇其星與章者昭回于天相應。早不止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庶庶正根安民說。舉長以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有不容絕望。又不敢期必之意。

崧高

首章本申伯受封之自下。六章言封謝之事。末章表已贈行之意。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末章柔惠且直。又立功之本也。操此篇邦二句。政與維周三句相應。

崧高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輔世之功。生甫及申。只重申伯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姜姓也。要見

與古人濟美意。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良翰看。蕃宣是維翰中事。國以諸侯言。蕃者保而障之。俾無相侵也。方以百姓言。宣者宣布王澤以及之。無不被也。作已然看。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章本。

魯之忠勤不怠之意也。王績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績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在申伯為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登不平。命之定宅。成則封之。而使世守其功也。功即屏翰蕃宣之功。王績之事與世執其功。兩意相屬。通節俱是詩人叙述王命之詞。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

為績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為經野遷居。述王之命耳。因謝人因其民居稠密。可以為都也。作庸。重建國。勿只以作城說。下徹土兩段。止承作庸言之。徹土田以供其祿食。遷私人以紓其內顧。是分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穩為式。是南邦箋曰。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申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徹。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廟以奉先。皆舉謝功之矢者。其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四牡以駕車。言鈎膺以飾馬言。

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圖四句。串說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全才。擇重地意。介圭即諸侯之瑞。幸上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保字中有益。樹屏翰。益著蕃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國。○箋曰。近辭也。謂是語辭。非辭王而行也。

信邁。就岐周言。惟王在岐周。故饒當在郟。誠歸對謝邑言。還南者。又南還于鎬。然後造謝也。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罷勉辭去。即照下精振看。亦見王自眷戀不舍。而南邦引領為之。戒行久矣。上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此徹土疆。是

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總是營謝時事。魯伯只為預其委積所從出。非身親此委瑣事也。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有積。少曰委。多曰積。入謝。是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周邦指京師一帶入言。女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蓄宣維翰卜之也。不顯三句。勿以親賢分者重。文武全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允柔順者多。思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操者摩弄之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剛者

懷惠而頌仁。憚直而頌義也。本德來。亦大槩是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歌于工則為誦。之詞則為詩。之聲則為風。孔碩。鋪張揚厲之大也。肆好。意味聲氣之美也。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肆訓逐。其詩既碩。則風遂好也。

烝民

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兼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妮成此大篇。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實。在柔嘉惟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

天生烝民四句。是欲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
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
可踰越。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民之秉
彝二句。似應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截而
朱註。依孟子引詩法。作兩層推原。似于無急。但于理亦無
害耳。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
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此句貫下二句。儀
以形于身言。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之主。其儀色令
而無粗戾。其心小而翼。乎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
嘉可知矣。古訓二句。以知行言。脩德之工夫也。威儀是力

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是現成者。而力則又能加勉也。是
若即是柔德若之。使字根若字來。此兩句從德漸說。向業
上。應上章保茲天子。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

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獎忠順。教不及。為諸侯務也。
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
內。是既布而復命于王。猴舌只是樞要之意。敷政巡行侯
國之事也。四方爰發。欲其布政四國。而四方皆發以應之
也。蓋王之期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以不得山甫
之意。

奉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

必分貼上章。肅者付托尊嚴。責以必效之意。將命宜渾
渾說。而敷政亦在其中。與治同道為善。與亂同事為否。明
之不止分別。就有勸戒。意在明于理。總統說。察于事。就緘
悉上說。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
差。便是保身事。一人該得廣重。匪解上。

此上三章。總見天厚山甫而界之以德。故能盡職如此。而
德之美處。尚說不盡。故下二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
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于凡民處。以終首章之
意。

柔則茹之章。是就德之柔。加維則處。抽出言之。吐茹二字。

取喻于食物。而剛柔寔以人言。凡看人做柔。所以茹者。人
做剛。所以吐。不茹不吐者。中德在我。不隨人。分剛柔也。大
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
有扶弱濟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
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

德輔如毛一句。是人言。下只借之以發論。如毛者。衆人能
知能行之謂。民鮮克舉。氣拘物蔽也。舉者。以身体之也。有
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克舉不外前面表
裏知行等項。蓋物具而則亦全也。愛莫能取。正極言其舉
之易。補闕句。須回護天子。凡彌縫匡救。放心沃心。皆是正

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全由自舉其德來。每懷靡及。正為城彼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太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以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此正見山甫小心翼。處譏者多。欲將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闕者。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疎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休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式道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

闕意。永懷。則只就二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所作。

韓奕

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脩職以績。戎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摠是慶幸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脩職業。是欲其脩內治也。內治脩。然後遠人服。奕。梁山三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績戎祖考。只命之。繼世為諸侯。無廢下。俱命之。脩職業。不易與無廢相

應幹不庭友又職業中之最大者。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
脩。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
曰牡。奕々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欲言受錫。故再提
言之。非以侯服入見之說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
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
馬旂服賜之。王錫句。管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
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予。又與尋常諸侯受賜
不同。後而旂竿所建以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金危以
金接轡之首。如厄虫然。纏搯言搯之非一處。搯與厄同。
顯父餞之。永王命也。酒殺皆出自天府。乘馬路車蓋常制。

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所重在餞。故以藟豆終之。
燕胥言韓侯與顯父相燕樂也。重君恩上。
顯父為周卿士。而迎于瓠里。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事。不
顯其光。雖承車馬實重親迎上。顯者顯瓠氏之光也。初
訓徐靚。徐以行動言。靚以態度言。爛其盈門。承諸娣者。爛
者。爛韓氏之門也。者迎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從曰諸
娣。是送以夫人之禮。亦闕着始受命為諸侯。
為韓姑相攸。是因奉使適歷侯國。而因為韓姑相之也。攸
字與下令居相應。流者為川。潛者為澤。窮鯁甫。以水產
言。塵鹿三句。以陸產言。此節雖叙韓姑歸韓之樂。原以見

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々如此。溥彼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繼之。終首章績戎祖考意。末四句。是命以脩職業。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意。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意。此中已有奄受北國。克脩職業意。故王復命韓侯。繼先而為之伯也。百蠻追朔北國。總北邊荒服之地。實墉四句。蒙王錫為伯來。墉墉以固疆圉。茲藉以脩田賦。貢賦以度歲事。時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久。便有名而無實矣。赤豹黃羅。以及言或謂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此國。恐百蠻各有土俗。其不可以墉墉詒

籍。迄今尚然。惟貢獻可通行耳。幹不庭方之法。不難自脩職業中。不在務此遠畧。

江漢

此詩作于成功褒賞之後。有君臣交美之意。前三章叙經營疆理事。下叙褒賞事。以召公是初為至。寵錫祝願。俱本似召公意來。

首章一言順流而下。一意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叙之。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肯以江漢為言。匪安匪狎。是言人心競勸如此。求者求得其渠鬼也。

述王至
今再臨
乃妙

經營兼招携懷遠。摧陷廓清。說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
方即指淮夷。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
方王國。閔照可見。告成露布以告也。王國是言京師。四方
平而王國定。外輯故內寧也。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
順也。不須仄重王心。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不是策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
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
皆述王命疆理之意。蓋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關
土而隨布以徽法也。瘼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大轅。就瘡
瘼未起說。極柱頭也。是一定而不可易之意。來字在王心

上看。疆理正徹疆土之事。辟地至南海。行徹亦至于南海。

是召公所以承王命者。

來旬來宣。是詩人叙詞。來旬謂編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
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
叙之。為下文褒賞地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
以為文武楨幹。而其蹟方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此以忠
孝勉之。未則以施報歆之也。

隆爾圭瓚四句。正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總是將策
命之意。櫜括成文。圭瓚。秬鬯之釐。特增其秩數。寵之以禮。
故王自專之。山川土田受之先祖。非後王所得。故必告

先王而錫之于周受命亦只是錫典之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到彼始受也。有召祖命全為欲揚其丑功。故曰寵異虎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蓋受策命于岐周時也。

六章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蓋召虎于岐周拜受策命。奉之以告家廟。後拜稽首以揚美命于祖考之前也。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然此是張皇之義。作廟器而勒策命于上。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天子萬壽亦是勒之策命後者。明則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蓋矢文德以洽四

國。乃聞之。所以不已也。此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此詩專美天子自將之功。故末章反覆歸功天子。而推本于允塞上。有美不忘規意。

首是命大臣以治軍事。赫々明々通統命上見。此親命也。位居卿士。祖為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整六師以兵數言。脩我戎以兵政言。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南國淮

南諸國也。徐州乃淮北之夷。徐州之東南侵。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

次命司馬以副兵事。此內史傳王策命。方右以下。皆策內之辭。程圻內邑。伯其爵。休父其字也。戒謂告戒。陳師鞠旅是也。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辜也。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遷延不還。高原下隰。平地為三農。皆指淮浦之農也。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之師。

三言王師在道時事。赫言威靈光顯。業言氣勢昌盛。

即所謂有嚴。蓋為天子奮起于積哀之後。所以動人若此。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糾緊。亦不失之遨遊也。徐方驛騷四句。反覆極言驚畏之狀。

四言陳兵徐土時事。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承奮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如虎之自怒。其怒出于忠憤。非必激之而怒也。鋪言其衆之集。敷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然以淮夷竊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纔至其地。而遂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

五言征伐時事。王旅嘩。是搃冒矯捷如飛。翰衆多如江。

漢靜翁如山，動關如流。前後相襲，則綿；然左右相隸，則翼；然。戡深則難測，勢強則難勝。王師之萬全如此，濯征徐國有一舉而蕩平意。

末章推開了前面自將一段威靈，而只于王猶上歸功。王猶本平目側身修行，內脩外攘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就心服上說，皆信實之猷享之使然也。四方三句，只就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半截。來庭稽首而稱臣也，不回革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就徐夷說。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三農之命。

瞻印

此詩說幽王之亂形，盡于蠶賊罪畧。

哲夫成城，引起哲婦之傾城也。懿即蒙哲言，比于梟鳩獸惡之也。上以蠶賊斥小人，已諷奄寺在內。言婦而并指出寺，謂倚宮掖以為奸者莫寺若也。重在婦一處。厲階與首章大厲相應。

鞠如鞠獄之鞠，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攸害是鞠人之根，而忒即借始竟背之根。伊胡為慝，正是攸忒之常態。如賈如字作假如之如者，不作喻說，休其垂績，正以干與公事也。書所謂牝雞之晨，何以刺言何為，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為不以大業。

富王也。設為誥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是時犬戎之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陰類也。中國用婦人之言。即夷狄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刺與不富弔者。恐懼閔恤之意也。冒色而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云。根惟予胥忌來。殄如朕絕。瘁如病危。卑承人亡說。優者紛至薦臻之意。或者幾彰禍迫之意。兩言降罔俱根。上章末二句來。罔訓作畏。應首章深畏入之所以云亡也。與下篇天降罪罟一例。

事自今矣。言初進褒姒時。心已先憂了。不自我先二句。依註帶下說。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為。而遠色為本。式救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通詩。總是刺王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饑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狂者散而之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意居以中國言。罔以邊陲言。無一虜而不空虛也。俱承饑饉來。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蠶賊昏桀之人言。凡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

歸咎之詞。曰蠱賊。曰昏稼。曰潰。曰逼。總是醜詆此一流人。不須以稼喪為奄宦。未稼之有蠱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訓潰。如癰疽之潰壞也。昏稼靡共。謂心志昏亂。稼喪不思共其職業。請與俾予請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幽王致亂之由。盡在此二章。阜。訓頑慢。頑不知道。慢不共職也。兩如彼對舉。疊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茂。以陸草言稊苴。以水草言。蓋為蠱賊昏稼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是以生意蕭索。如此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九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春秋傳曰。

亂曰潰。邑亂曰叛。

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處之甚也。正根我相此邦說。胡不自替。是因其怙寵而惡之。詞愴况。憂亂而無情緒之意也。

池之竭矣。四句言小人明。階天下之亂。而當時之人。曾未有識此者。此所以縱恣益甚。而其禍且遍及于民也。憂之弘。承害之溥來。其害既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災我躬。註而憂之。曰是說詩者之詞。

辟國。蹙國。俱以國勢言。日字。百里字。則甚言之也。不尚有舊第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無限。

就後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孔子、還
 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
 時、非始崩祔廟之日。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
 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
 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書